

小
倦
遊
閣
集

小倦游閣集卷第二十三

別集四

文一

啓安徵兵備奕嵒先生

部人已世臣再拜啓兵備閣下蓋聞道義同歸窮通
異數朝雲既出穎川被河潤之政層風未培濁源困
鴻漸之翼豫陽解紺汁灑鹽車亦和泣血工棄頑石
然而當時藉其功利後世播其英聲鑑物於肇前言
信矣閣下儀振丹山襄珍白脈詞鏗金響辨煥春華
加以智府寧照靈臺靜鑑然而武城之車既驅南州
之塢未示雅淮臣者四齡就小學七歲成文章擁書

比於百城，決泉壯乎千斛。然而東莞濟蠻之志懷
耿弇馳射之心，倚閭待米，班筆詎投。旅次集寒，范祀
莫贈。正平遊許，刺字空懷。仲叔買肝，口腹無累。十載
仰高情於全稱，遠識世臣不才。嘗從事於斯已而乃
需斗升，乞釜庾為是。跔跔嚅嚅之態哉，然而納約自
牖。必不我先相得，恨遲。貢身非貽古之人，有行之者矣。
且向隅則滿堂不樂，片災則前期効功閣下。亦何吝
接以一見之勞，周以一舉之費，不使世臣得吐其伊
鬱，致其涓埃也耶？夫誠蓄于衷，哀應金石，情切于語
性，感神明。方今星次已回，數始將摸。相鄉思于歲晚，
羈愁集于窮途。為詩十卷，寫其幽懷。閑下取而讀之。

進而教之庶幾毛生之言不謬乎有物郭公之度見信于人倫矣世臣再拜謹啓

代宋兵備請誅旱魃文

蓋聞五材鬱化六氣與隆和扇易簡功合亭毒著人依之道鍾水惠之靈斯皆神御清臨政擁幼父以生物為心以牖民為職方今

內禪禮崇

異讓一德重輪象著八軸腋濡玉燭光凝金鏡明握正宜林徵甘露雨符十日之期詎見物潤重陰膏屯霖里而迎乃未未扶疎時當溽暑功需破塊濡乏濯枝五旬之驕蹇不悛一歲之告登無及穆木焦卷牒

井蒸枯熱侵姑射灼爛寒冰煩入涼臺銷流碣石若謂吏寶失型謫有示象則無狀之責當在一身豈有赫之威濫加萬井鎔禮格拜興射親暴露待食土龍致忧黃牘精誠若接闇闔如開迺浹辰以來望雲得雨轉瞬之間欲雨不雨密知膚寸來自西郊遍擬朝空合東岳締日洛于澑清羊頻歸于翠微則知大生布德二次交流豈有為梗肆妖一齧便隔如旱魃為虐者乎景山揭蓋時从雨師慈谿下車逢仆羊角自愧涼薄無能感厭是用虔告嚴祗希迴卑聽迅施左棓除暴戢民早揮右戈決梗宣化一夫之誠可以上達于天百里之膏腴待下施于地豈其植璧無靈

張弧未脫深藏少室巧寄烽房而鉄律可究災黎無
救也耶至于城隍專司同此守土如漏網於吞舟終
索鮒于枯肆是則吏譏素餐神靡虛賚斯民何幸幽
顯并厄聿請命於目前甘自弃乎人道未敢苟以朱
綾望遠登乎翠旌惟昭靈與用沛滌滌禡

此戊午閏六月廿四日作也時兵備所屬五府一
州之境皆告旱兵備設壇祈禱甚虔入閏月每有
雨勢輒被風散兵備告世臣曰僧道依議拜疏殆
難上遑得吾子文或能伸此忱懇耳世臣既屬槁
翠日與備書十三通焚禱各廟午後始歸署入中
起雲酉而大雨竟三日平地水尺餘廿八日解昌

縣以廿五日有雷自江口擊旱魃由魯港進至縣
昌西門外斃于廁中告兵備歲以大熟其稿博至
晚江為朱文正公所見遂手書詢兵備而招世臣
至其署即贈詩所謂覽予碑雨篇濡墨舞商羊遂
令萍鷺號不用誅巫尪者也其明年浙江之荻港
老壇呂仙降此言此文太激切雖未能不雨然迫
神明終當鑄級後兵備淳擢少司寇竟緣事降補
少僕鬼神之道杳昧難測附記于此以告來者

程孝婦傳

歛孝婦程氏祖某父某年十九歸同邑監生吳栗堂姑氏患癆不審程侍藥除穢家人難之越五載舅以腹滿昏絕至再三程禱于灶神剗左股和藥以進神稍定然竟不起明年栗堂沒于都程撫子女持門戶有稱于鄉程今五十一歲子四女子子長偉即述孝婦行乞傳於余者次傑俊女適某

包世臣曰余讀孟子分定之說必掩卷唏噓不能自己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君子守分之效如是哉後之人讀吾書者推求其意卒不禁興嘆于六親不和有孝慈也悲夫

代程禮部上朱大司馬書

月前趨侍郎節堂踴躍無量言近旨敗若發鑑矇目擊道存如傅鍊斧仲素驚而汗背善現讚其希有方於茲榮殆無以過世淳束髮受書游歷仕路每嗟器使風邈成人寔難能言者或行違才長者有德詘一鶴之薦觀采文舉兩駸之鮮厄免平仲青雲之知于古罕覩然而閣下性與道合賢自心契營匠斷樸伶倫均聲雙九之明下闢暗鑿窒液之澤被于小草文而無害靜以澄源化暢比在箕之風膏沃即離畢之雨尤復極詰立始妙契拟餘靈樞密幹慧及立斷仁風所流迂腐虧杜口重寄邦政若烹小鮮僚家欣嘆

與論允協世淳自接清塵即懷私沴嗣承祠部戴
奉車暉日贊之力未逮宏獎之路益開芳方諸魯國
曾無間一知二之智歸諸鹿門寔有拔十得五之遇
徒以駕馬失策分無懸棧五載家食中夜拊髀夫邈
少之榮東還嫉其時也曼容之事薄游養其志也世
淳熾釀之材始焦其尾鑽窺之瓠或中于浮則豈敢
假名優競高語遂初哉然而撫興易之資懷成物之
志宦無援于金張遊罕藉夫子蓋則有繩輶耕而拊
心存投竿而太息世淳以肺露微潤腐草末光惟傷
促鱗之游浮短蛹之就縛其意固已疎矣然而足非
千里解綺者殷勤價異連城抱璞者慷慨激楚自効

人雖誰草木日月其除嘉會難再枯樹冀榮于芳林
垂翼羨儀于達羽是用披剖胸臆陳之左右惟閣下
察訓之

策對

戊午仲冬客楚北代策十郡諸生曰楚北地險而四
達歸已納江鄖所綰漢襄枕冲域黃鎖下游德安比
敵異阨武昌南鎮雄峰而賊興三載流擾幾徧其最
要者何處兵法尚能致人故進退誘敵以迂為直後
發先至賊依山為巢穴林叢不可得攻必致之戰地
彌而殲之其餉之宜于何地形之宜用何策兵法備
散則患寡衆逼則患擠必據形勝使聲勢旁通指揮
呼吸如平然震懾八里其重鎮宜于何處夫子言政
首足食委積庶如何採買以期有利無害分儲何地
使胥輸皆便採買外或猶有濟計良策可以優兵餉而

給轉漕之所不及諸生其審時事度形勢凡裨益叢
粹者悉意詳陳毋患觸忌擬對曰君子必審時勢以
備不虞度形勢以制卒發自教匪跳梁東抵黃羅比
趙陳鄧西出沒奏蜀楚北被躡者三載民力凋敝物
價過倍其隣境穎毫地產火藥家備器械民勁悍多
盜徒硝販為匪橐所由起六霍環襄万山產茶炭夙
為捕盜藪地名白蓮團者人慮不億官不得詰居民
時相驚恐南陽汝寧焚掠之後流亡初集薦蕡禪處
且焚楚豫所圍鄉勇以匪既而竈給糧難遍罷者十
七約衆四五千萬收繳兵械多所藏匿應募時本不
業無籍之流聚而別之以頭目教以擊刺之方習其

兜殘之性罷則無所為生辰轉流散以上諸事皆可
深慮目下楚北雖為稍安然不敗之地所當預立今
秋蒲折告警言雖即日平復殲其渠魁亦可以驗民心
之不固矣況夔巴之賊其志在東商洛之賊雖窮促
而久擾荆襄熟悉險隘堵禦嚴則竄散叢岩剽不可
得洎老而懈則蹙圍不可知且夫踞吳峯口則瞰巴
東登野三關則罨建始覆城之勢也漢江上游具此
李四關夾河闕馬鞍闕之道為平廣若以虛聲綴官
軍而潛寇黃柿坪青銅闕則均州搖其南吉陽闕黃
茅闕白土闕之道為平廣若以虛聲綴官軍而潛寇
瑤峯闕三角寨則歸房震故陝之要害在均州之要

害在歸南漳居均歸之間太府山形勢便利宜為重
鎮平靖關黃土關武勝關平林關雄隘則北其要害
為應山虎頭關白沙關修善關彌壓豫東岐嶺關青
苔關石門關長嶺關天堂寨出入綑六其要害為麻
城黃安間于應麻清泉寨屏障東南黃楊寨過環如
壁宜置分鎮至鍾祥吞吐江漢提挈德襄地屬四集
當全楚之會宜以重壓鎮彈壓三鎮心星置兩臂以
心然後可以出奇制勝矣致人必先能料敵料而後
能用閒用閒而後人能致人兵法曰避之開之必因
其所料我者而為避用其所欲于我者而為開二者
皆出于閒也今賊黨所居地皆支形所謂我出而不

利被出而不利者也。兵法曰：支形者致雖利，我我無
出引而去之，會敵半出而脅擊之利。此脇擊之指也。
兵法曰：其大軍不濟水，令我犄軍分為三，覆小軍濟。
急發初，覆其大軍見我戰合，必濟水夾戰，發我二，覆
其中三，覆擊其尾。又曰：迂其途，令就深洲遠其路。令
會日暮，又曰：衆則遠裏而闊之，此誘勁敵之術也。今
賊盤踞窮山，勢易之食急而決命，理所必有。以天官
說推之，賊出得一步，則所謂背孤擊虛者也。是必因
其易我之素情形之，以撤兵設伏便地，潛聞之以所
欲，又累餉乏以使，得使其大股爭利去隘至平敞面
山而當我軍則戰地矣。急以山城遮其歸路，山城不

不備則置行馬張織女各圍遠裹之于天井伏發其
閥以南漳鎮為游兵備_進退防誘而左右罿賊背巴東

亦設分鎮以截江路助南漳則聲勢竊通震懼八面
之道得已兵法曰久役者遠輸遠輸則國貧近師者
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又曰市有出而官無理統兵
交和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故足食必先採
買不必米稻不必遠省就各鎮近邑牧其山穀裸糧
芋蕷皆可估價必優示時值蓋採買則貨銷貨銷則
值昂所為不僅買米者以米值故貴又增昂則大妨
于貧民非公私兩利之術也值昂後屬吏承買豈敢
申請增估故略優之至先估價減則承買官累承買

官累則汎于狼行糧行賠則料于賣戶賣戶無利則
貨不至價不至則採買為虛名勝混冒銷無所不至
矣至鄭宜一帶土產雖不饒溢亦即于本地增值採
買使商賈聞風趨利運至此與官自輸將公私兩病
者相百也此外籍沒逆產可勒限清查其被害遺業
無主者亦即按戶版糧書清核過冊量借牛種耰櫓
口糧一體招丁壯承佃以杜蕪井門訟之端相度人
地之數為置督率勒以什伍農隙之技仗以猶備非
常民租大略平分官佃止可十而取三麥捐興之蓋
民皆看收成讓租官恒取盈佃必受其累且以惠使
人緩急可以濟事借項於一歲後分三熟扣還法行

入租以養兵使鄉勇罷散之勁者歸業可杜後患若能遂興屯政則改借為給十二取之以為屯兵可量減各鎮團集之數以為永計尤善但事須入告酌宜行之期無沮廢乃可耳又兵家不廢權宜請自減流以下罪實情輕者量力罰穀助餉護鄉里或亦一時之計也至楚兵近集行營其要害團練自宜委試用正印文官協守半武職會同該州縣官揀現在充勇人并仿古保甲抽丁之意就近集衆立格速入伍仍不令廢本業依期入營教閱止給半餉輸值訓防以待倉卒凡鄉卒勇頭目類皆草莽之英必優異之而擣其心然後可以搜軍實擢其鋒銳而汰其疲弱以

收實用且以漸收權歸官無迨急則指呼不應之患
是故審事度勢防微杜漸地方大吏之所可獨斷獨
獨行而不虞內外掣肘計無有便于此者矣

荆門州志士傳

嘉慶紀年白蓮教為亂湖北郡邑圍壯勇荆門州有
衆萬人武庠生劉文藻為其渠三年春三月賊目張
漢潮王聯登王三槐齊王氏合兵出川東且窺武昌
王聯連張漢潮先至別門十三日合圍園州城三面
分眾掠鄉里十五日文藻率鄉兵援城遇賊于塔山
時齊王氏亦至賊勢十倍文藻躍馬突陣斬執旗賊
三賊排長矛環文藻馬蹶被擒是時文藻健捷震賊
衆賊愛其材武能得人賊降之文藻罵不絕聲乃夫
解而箠其首去翌日聯登焚州北曾家塢王國紹陳
啓中者曾家塢人同年生同補弟子員至相善行誼

為一鄉所推既被執賊見兩白髮翁知啟中有醫術
而國綱善署書欲活之授國鄉筆使書門旗國綱曰
吾恨不削鉗而等速殺我啓中故識牒登為言曰而
為滅族事久及今歸命或可活牒登大怒投之火揚
其灰于漠是日齊王氏執鄧法祖于了角廟法祖者
以二年歲試入州庠第一年十九丰儀秀偉賊愛之
欲養為子法祖怒罵賊賊示以劉文藻首函法祖曰
吾幸得從劉先生于地下罵益屬遂死

邑世臣曰余得文藻四人者事學正李鳴當荆門被
圍鳴數夜出捍塔山時余在圍城五日賊為京山武
舉人朱有誠所敗圍解余乃北去歲十月鳴復書王

士達劉超李光藻羅元鑑張成龍趙汎王鴻維何清
連周忠清九人者事以屬予余言九人雖無戰績非
文藻比然以庠生先後被執不屈皆死嗚呼不知其
人視其友則萬可知矣

錢東湖詩序

余以戊午客武昌始至即識東湖先生怡怡然與為
提携鬚髮古慶先生為諸侯客數十年矣涉世深而
天真不斲心殊敬異之乾隆初武進錢文敏公以詩
名先生于文敏為猶子弱即以詩見畏于文敏先生
之溫厚其譯詩教深也然先生自珍未嘗以草稿示
人己未春先生作夷陵遊其五月余至夷陵先生病
方起余前涉三巴十月返武昌先生前至月餘矣余
自七八歲即好詩攻之且十年然雅不欲與不知者
道有同居歲計者不知余事韻也楚興途次多壘斷
辟頽垣損心怵目往復三數千里吟咏頗充自娛而

已見先生乃出以相質先生謂沈客多厚意即自出
舊稿三冊為言少作多散軼及游學乃自檢輯近者
偶有涉筆才力亦非盛年又詩人有佳構二三十首
足以自雄工拙吾自知之先生之詩柔實如其為人
其入古深邃非雋學銳思者莫與知余久客鄉思初
歸興即當別恨不獲久待先生然半月間自覺于詩
道少益則先生之詩之移人遠也蓋遊楚二載知友
惟先生為終始今行矣前期未可定書此作別非能
序先生詩也

嘉慶七年五月代恭謝乾隆中

頒賜四庫全

書皮藏兩閣表

臣聞國子學禮成以十年王者興仁期於必世奉阿
吉士周成王樂育以媚康王虎觀諸生漢世祖鼓舞
以貽明帝是故功成堂構并材以之作書澤在親賢烈
文因而賡頌百姓不忘其德感而有言千載不異其
情規以為法恭惟

皇帝陛下聰原天亶
神考翼以異聞敬本日躋載籍披而不息
傳執中於

膳几

受甲編而曰我師

求益智於

經筵

襄

乙覽以成達孝暨乎

膺

禪視學經

說新民

親政開科額增進士

璿筆則集成其大

瑞章則味美於餘薄海仰

風瀕江尤秀及第歷私于一司央

車無忘乎五筮此豈朝宗所潤楚翹八方實由間見

攸賅

恩偏兩閣洪維我

高宗純皇帝六十年作君作師

立萬首教忠教孝

聖心契聖存此布方

全人師全閩茲脫簡開獻路建藏橐懸購鄙河間之
半金置寫官名校儒積軸陋江陵之萬冊博疑雖久
有偪必刪曲技可徵無微不采上秉

睿斷乍擷條篇穿穴則四辛一百年草莽斯七萬九

平卷草既拔于

石渠

思必公諸天下鈔三分以待

頒勑八年而未歲

獎渥藏芸畫人間之秘笈

惠嘉畫臂分

天府之琅函因材篤物湛零露以無私

無斁作人利維揚而有曲文淮文宗並峙于冊里以成兩觀四庫四部半儲于二郡以

勸三餘豈如西濟之請籍嶃有圖不殊東觀之游書
鵠未見淳化有官帖之頒綽博一藝永樂有大典之

輯不間別藏

曠格逾古

隆運值今

聖慮既周士勤愈奮既庶貯以廿載應鈔讀之駢趨
或目耕有田華實自獲或彌縫書為養諷誦亦通繫
臣反接說無說異於北山廡象常長鳴瑞自微于西
竺況復十篇

奏御與三代同風翌世著書成一家之說豈其雍容
明盛遂畢被

學之恩非復煩述

德功能致忠臣之效

臣位備職兼書局柳照

淮

繼明之治大觀

久道之成不勝感激忭舞

放鶴圖記

嘉慶七年秋余識完白山人於京口山人古今體書最天下余贈詩述之甚備明年夏山人自皖來京口余亦適至山人出放鶴圖而屬為記鶴初為岷山相國所得三更主歸京口袁郎中郎中以贈山人山人籠歸而置於其鄉之集賢寺命白佛奴後有郡守奪之去山人上書陳其由鶴仍歸寺其書詞淑侃有致盛稱於時好事者相與羨佛奴之得所歸也故為山人作圖山人屢為當路所器卒能自適其性竹笠芒屨怡山澤佛奴委身權要歷數十年竟屬山人斯亦殊類同契情數朋者矣然而佛奴則接神法王

主散鹿咽響飲水啄粒鼓翅自得山人尤已役於家
室奔走道路以就衣食余是以惡山人之遠也况余
束髮即事飄蓬狀介非諳俗之姿光榮無二鳥之鮑
竟使志凜胎禽跡慚林間者哉異日山人息機皖公
之下濯足麟溪之上余能命棹遇以環峯飛翠漲流
澄玉撫松披石把盡長嘯與觀佛奴之昂藏砂頂凌
亂縞裳遂翔寥廓而陟白雲踏紫霧當為山人更賦
之

蕪湖留仙亭錄白卿題壁詩書後

嘉慶八年七月二日僕買舟鳩茲之濱啜茗淨樂之
密顧見壁鏤墨痕初燥書態橫出鬟上善來波間鷗
沒詢其守者曰維昨暮凡日在林花光來去乃有女
郎二心楚々嫋奉以亟鶴雖不翥辯髮綦履羅袖從
風落鬢未收兩頰初紅皓腕金環寒香徹空書畢遂
去莫知其蹤僕省是言俛首太息反復詩詞摩挲光
澤蕪淡清門浮沈樂籍彭蠡指途金闕振翮憂散汝
葉義吸于霜哀艷不凡蹈節委方孤埋孤捐酸鼻迴
腸嗚呼白卿々自吳來我猶吳往天涯淪落今古同
愴異日徒蓬或逢倚棹卿盍為我小紅迅摘大白滿

膏一傾知已之淚猶應愈于青蠅獻弔也南山草屋
居士錄藁傳觀並為書後

深山讀書圖序

畢君蕉麓昌陵老畫師年且八十而墨韻橫流乃過
少壯為其里人龔君楚香作深山讀書之圖岩奔壑
複雲起泉伏叢陰茂翳中有茅庵跫然無人诵聲相
屬楚香展卷俯仰掩袂而歎曰少苦飢寒長事奔走
聰明汨于簿書精力營勞于酬酢每有沉思迄無攻
苦使渴息心簡冊以脫羈事則死不憾矣維僕乳黃
未謝即受楹書髫齡初結已倒蔡屣秀哉望實蓬早
驚秋報兵革于秦州挾風濤于海外遂使秘枕新編

一行未下，等身舊牘，五篋空遺，而且昌黎則榮感二
鳥醴陵，則步袁千里，越徂徒消戰勝，不肥惜壑繫霧
隱之襄，買田負指江之矢，慨身世之浮沉，感同心于
龔子，曩歲說君子而玉衡，愛名山而入剡，吊坡老之
謙，每恤荆師于陽羨，擇仁之智不虛發，策之勤斯踐
然而虎願松柏之長，鶴惜羽毛之剪，求滿腹以飲河
終牽鹽而上坂，山水招隱為約，妄期風雨眠床，言歡
示督，故書圖左以詔來者，必有芳草信斯言之不舛
也

序寒林獨步圖

寒林獨步圖者，冬巢汪君嘆逝而作也。冬巢善交遊

鄉里至友善者為江鄭堂許楚生周擎夫李鍊江任
嚴之間遞爾凋謝故為此圖以致芝焚蕙歎之意唯
予以嘉慶辛酉始遊邗江滯逾百日所識三數十人
皆有伎能為時輩望重而今存者唯冬巢興張君羨
塘而已逝者不可復作冬巢羨塘與予又皆於邑舊
穆矣足稱矣指陸生不云乎樂憤心其以达哀緣情
而來定託未契于後生予將老而為客故書其緣起
以授簡于詩人

皇誥授奉政大夫河南涉縣知縣候補同知贈資政
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

魚君墓志銘

贈徐君墓志銘

君諱振甲字解時姓徐氏其上世家餘姚後徙德清
之新塘為德清人曾伯祖某禮部侍郎伯祖某工部
尚書考志內舉雍正甲寅賢良方正起家甘肃硤伯
縣知縣遷岷州知州丁母憂以兵事留遂卒于官邸
嵇氏封宜人君侍岷州君宦遊而君妣病亟君封封
股以療之既差病渴甚索水醫氏不可竟不起君以
君故終身不食水岷州君既卒遂并奉三殯歸葬服
闋遊吳恭定公甘肅按察使司幕恭定改與岷州君

同舉制科甚器君屬屢試被放即為君援江賑例指
捐縣丞分發江蘇補江寧縣縣丞膺卓薦擢清河縣
知縣君初蒞清河而老堤口決黃濶懸注逼治米缸
不得達時山東壽張縣民王倫為逆徵調堵截兵水
乃至梁情惶惑君集小舟載乾糇以次賑給諭回戶
叔羅米有無藉乘機搶于肆君盡法懲之商民得相
安平市如故未幾山陽叔掠四起而清河獨否人以
此多君初君署句容縣事廉知猾利蠹漕下車節發
其奸民輸將如限二十年句容以吏舞法興大獄湖
廣任十數獨君無斃調江都獲鄰境巨盜擢同知候
補而君適引疾既痊謁選改河南涉縣知縣縣徭役

于冬月合圍取皮革羶戾以此若民君即為除之調署信陽州植築青龍岡口阿文成公以大學士持節督工檄君開引河君不事追呼而集多衆常多歲事常遠文成以為能時君長子端身任畚鍤文成即命以本捐銜投效青龍岡工竣補蘭儀通判君遂解組就養端蘭儀署擢知淮安府迎養君道出清河居民扶老携幼扳輿鋪飲如家人覩者夾路嗟嘆嘉慶八年九月六日卒于端淮徐兵備道署年七十有五配贈夫人錢氏早卒生二子長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督次章候補通判前署挑北同知君晚納側室王氏生一子章二女俱幼王氏

伊嗟資政明德維孝名臣循利先業克紹爰以試垂
清登佐郡視事廿年不改清慎學則既優仕乃不顯
知止曰明初服是踐迺萬移哲嗣謹率義方心勞力
瘁為民保障嗣有良苗君則蒞之君有嘉實嗣則膺
之君澤維何曰諧行道舊民懷恩涕灑丹旐粵宜奉
社豈必葵桐奉茲阡表無念崇公

宮保素昧生平，在友人黃心庵所見余文，追訪二年，始得招至節署，以其先公窀穸之文相屬，既得稿具，

衣冠肅謝曰後人讀此文必謂先公為鄉里必善士
州縣之循吏宜其有後則徐氏世世子孫拜賜多矣
乃出浙中先達所撰至七首率長二三千字並以稱
揚宮保過多不恰意卒用小子文入石司馬請題頭
人名因宮保曰今日之顯人未必能顯於身後慎伯
必顯於身後者且安知其終不顯耶錄稿附記以志
真賞

雲鶴道人小傳

君名璽，字竹岡，姓黃氏，系出江夏，江蘇吳人也。晚遊天台，脫然有遺世之思，更名雲鶴，稱吳中雲鶴老人。君壯歲，裴宗錫巡撫安徽，禮致君事，無大小必咨之。裴公調撫，卒于官節，相李侍郎兼署撫篆，以君熟手，客延之。未幾，裴公殯歸，公子幼，無期功強近為護喪者。君即辭李公，為裴氏送喪，蓋水陸萬餘里云。嘉慶甲子，君入都，屬言路大開，君即伏闈上意書，謂踐土食毛之恥，不能自盡，數十年間，足跡遍天下，於民情時務，見聞親切，其確鑿可行有利無弊者，四事再死之年，豈復有所覬覦，妄區愚誠，得以上達，死且不朽。

七月十四日封進條奏既留中君即削稿外人頗有謂君言已舉行者以問君君笑應而已自己未春初今上親政常熟監生周珍上萬言書言事繼其聲者至君共十人間間疾苦幾于盡達數年來

王言渙汗深洞民隱屬有司奉行不力未能盡稱上旨然困敝亦少甦矣以布衣下賤芹曝至愚而九重虛己曲納有古先聖王所不及者況三事大夫膺

天子之所嚴事重寄共念

聖心望治之初朝夕論思以宣

德化則薄海仰風匹夫匹婦可以咸得其所矣而乃

熾默雍容坐養資望其得交戰之心至老益熾以致
水旱頻仍兵革疊見利源下竭國用上滋歐陽子之
言曰國家有事諫官不言而他人言之異日書之史
冊以為朝廷羞廷差况此嵒廊不言而草澤言之甚
或草澤言之而嵒廊沮之則其為異日羞者不僅什
伯高司諫已也豈不痛哉余故知君名丙寅夏于揚
州旅次相值同居兩月備君之生平君老矣有子而
不能繼志恐沒世無間故纂集為小傳其命君刊之
百年後即鏤諸彌側以備志乘家之採擇焉

小僕游閣集卷第二十四

別集五

桂齋文二

君諱東衡字履平姓眭氏江蘇丹徒人也眭氏皆祖漢儒眭孟族望于江北以南則丹陽其遷徙世次不可紀君之五世祖由丹陽遷今籍自考所止皆鬻賣君性好自異于人同學為舉子業者尚為腴腐之詞君獨鉤沈研慮又好讀資治通鑑山堂考索以求余古興衰之要人率非笑之而君益自喜就試既不當有司乃挾貲遠賈沂江絕洞庭窮五溪度九阨三致万緡皆蠶覆君故不事積以是益喜更遊通賓客晚

而彌甚君之弱齒也君考病甚怨家乘閒陷以事時
有有力者故衣食於君家十餘年考命君往請事陽
許君而陰中傷之幾獲其家君考功齒君從容答曰
兒見彼衣食吾家時所求未足以遂事而不能不歎
德色固日夜伺吾隙以泄忿而厭其欲耳夫人何怪
高及君居考憂或有以非禮構君者君衰絰求援於
君考所不快人共危君然卒以具力免如君策具通
世情識事變自少然矣君善奕於國手不反三碁多
力好挾擊豐腹而趨脰又力治楊箒松相墓法及太
乙奇門六壬之術皆能以己意通之達于日用而遠
乎說怪然亦以多殊好未能精入云嘉慶八年秋余

流寓鎮江始識君論相慕甚亟遂往弟家菊及兵農
名法之說端夜分不寐余奔走奉蜀楚豫吳越之郊
者十年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君屢問其名狀行證
而無之扼腕預足即欲治橐同作海上遊又嘗與余
夜坐浮玉仙頂憇松濤澎湃捉余手疾行至麓喟然
嘆曰余少愧江濤之深也緩觸石則其聲訇然以博
去而閑然今其悚竦竦觸石則鏗然以銳既去猶若
然以遠又曰余三十年前覘梨園子弟用點鼓中謂
徑三寸下點暴增洞洞相接今鼓心才徑寸下點促
掌驚如裂管樂道通於歌以薄急矣不謂造物自然
者已趣數乃爾也遂相與唏噓達旦今年正月朔余

自蘓州赴淮安存君于家期首夏返棹為君褊履南北郊山余去不半月而君染疫寢疾數日忽呼曰慎伯已來吾家三日矣汝等何不吾告促紹祖扶之出徧覓不見乃寢而夜輪指占余還期既至乃屬紹祖曰而告慎伯為卜墓定且慎伯知吾深必得文以志余墓是後語遂不可辨然君自始病以至疾革才七日其刺刺詰語蓋未嘗不及慎伯也嗚呼哀矣君以嘉慶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卒年五十有一叟同色田氏子縉祖縉成皆能嗣君之業女子子三女某孫一廷珍及五月四日余始返棹過君而君之孤軒無牽余祚且號且述君之遺誥遂為卜兆于樵石山

之鹿於楊氏術為吉復筮述生平以違君志而系以辭曰

述君之事君有子讐不可信是君忘誰明君忘揭貞石君之友曰色慎伯

皇清誥授奉政大夫署理山東通省運河兵備道河
南開封府上南河同知程君墓志銘代吳阿音
鑄
藝君諱字姓程氏安徽之歙人也同日著瑞程國慶
封持節賜田欽州始望書偏窮裔之塾傳光列朝之
策冠冕南邦所自來矣祖某以諸生起家

聖祖欽試天下法書第二授兵馬司憲官_{憲官}發南河補山
陽縣知縣署鄆州知州家挺以江指則入侍漢宮室
以治尚書出防貽澤厥後式端其始考某棟河御城
縣丞淮署泇河通判以君官封承德郎晉贈奉政大
夫妣盧氏贈宜人君性習平方學識勑說閒發竹牘
即鄙剖搘中戲取玉環便得桑下長卿之善詞賦故

是貢郎宗慤之涉國經寧為博士乾隆三十年授
例以從九品分發東河長揖恭軍。望專風幕一部從
事重等手書。由館閣縣主簿升濟寧州判。值王倫為
逆檄君隨營部督休仗算共識縛褶之威。弧矯指狼
狽擬揚塵之氣。東昌既全旬始旋滅。濟擢東平州同
臬河通判恭達。

高宗純皇帝疊歲

巡方大吏委君撫辦差務。閭閻無擾。備滑畢在錦帆
下。肺不減浮雁之奇。雲騎捕將非藉留香之詐。尋以
父憂去官服闋。由原職遷河南。懷暖府黃沁同知。君
雅機宜洞徹。倚重公鄉勞苦。周知慰懷。併授北張君。

之治郡隨有聲似樊尉之選錄有急報至三十八年
河驛漫口四十六年青龍閣漫口興工堵合四十八
年修幫運河緯道皆飛檄調君督董大役期速工固
咸殊衆焉歷調兗州府泇河同知曹州府曹單同知
開封府上南河同知上南之境河初入豫浪最工沙
轄壞繡險工若林維君風雨如晦不改篝燈露月盈
堤猶來策騎忽以河勢橫濱陽橋隄勢奄毫若叱風
鶴皆兵水氣騰天哭聲殷地君獨澄慮祈神狂瀾頓
息索能搶險敗埽重新張守珪之禱砂磧天鑒精誠
侯叔獻之南決古傷城久稱穢遠屬揚陽武灘本瀆
遠君於灘遠澗建堤渠成而卧溜墮灘立盡中年限

本完好。君於裡帮餓餓否而異漲刷隄畿穿是其政
身得患前識弭災豈惟待制一硯廬可成洲都皆百
甓勞堪任事而已五十九年大挑運河總督蘭公奏
以君署理山東運河兵備道五日不辭六條無愧君
久以積勞浸成羸疾每懷遂初輒被婉留怕生裏藥
難忘驅策之恩長孺卧治猶猶股肱之寄洎返轍上
南楚氛告逼津渡嚴防民賊雖寬君立竿識淺不漏
襄陽之泗備舟濟衆莫肆壽春之勝奸不能入民安
堵焉嘉慶三年曹單漫山東河總督李公檄君總宜
理君嗣勉赴局精力日憊空懷善飯之心決灑西河
之涕始獲引疾就理征誠君嗣以州同候補東河入

則侍藥出則敬公三世算叢七年鑄白有子克家斯
之謂與嘉慶九年三月廿六日卒于濟寧私廬享年
六十有八配某氏封宜人子一女子子四孫一維昔
君在上南故入藩豫每列卓薦之圖必接撫謙之啓
曲從彼志終歎並懷泪奉

恩命督河東土君以養疴竝在同郭延諾大政力疾
相從肯念西州之謙來上庾樓不覘南楚之門已知
岑諾然而生平之迹可尋何及之泣已掩遊目月梁
憂深黑浪之詞矯首賓階悽絕綠錢之賦嗚呼哀哉
嘉慶十一年故人重督東河君嗣以是歲十一月十
日葬君于蘇州虎邱戴家浜之祖兆舉殯齊郊歸魂

吳苑仁知正荀桐鄉慟奉嘗之民夢驗白衣汝南來
發引之客拂旛衰柳半是辛裁徹奠荀莫兵多為舊
曲趙文子之觀九原不忌仁智蔡中郎之撰二碑深
懼陵谷固宜謄待沈偏對短簿之祠理石徵書即桂
延陵之劍銘曰

程國之苗歙州之楚孝友繼志清白受書奔走河壠
翫荆幕府履考卅年厥聲載路勤障危歸誠迴怒濤
力舉隙工適中窺要以全億戶會垣是保曲突徙薪
碩膚深韜以若羸軀當爾任劇人贈自愛君答違惜
從惜獨賢迺淵雲迹稍理熊經促蓬鬼伯初君反服
予乃持節雅本如貫俎不嫌越問神何易任王則建

若烹小鮮唯嘯秋閒令茲重茲事必重茲躬親戴星
炳燭遺忘頻臻言念老友溘然凋殞默存型儀愴我
心神嗣人卜宅祖兆是傍依稀白鶴飄颻丹幢楓江
直褪濟濟分瀆滿目河山魂氣焉返靈觀就道埏陁
開原歸雲靄斷寒鳥影蕭霜風疾兮吹白歟愛子舍
兮掩墓門兮有芑兮蘭有蓀形既逝逝兮名彌存

昔仰吾祖則希色氣則差昇係緒云以寃有其
主而无其體吾仰仰者其情而主其修而名而虛

譽齋自記

公祭朱文正公文

嘉慶十一年冬十二月初五日太博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薨於官。明年春正月廿三日其門下士前沂州府知府欵洪梧揚州府知府寧化伊伊秉綬故吏部文選司郎中儀徵貴徵附學生涇邑世臣共為位於揚州之梅花書院哭而奠之曰嗚呼維我夫子幼學登朝壽躋大耋數十年中外六十而月為衆人母為帝者師恩在道路功在樞機脂膏不潤敬慎自宅溫樹無言零雨滿澤既享

一德寔備榮哀汗青載筆垂耀方來伊維梧等以文受知仰測餘力逮述其始乾隆中葉學專帖括蕪

文荒經舍本齊末維我夫子。兄弟相羊推挽績學不
間微行彬彬向風。父教子率語師馬班詁從何服聖
教漸明士風亦正。凡我同人知慚先訓乾隆中葉勢
趨資格但別雲泥莫詢道德。唯我夫子兄弟徑懲虞
羅遺軼勝士求古照兼暗鑒膏凝小草得五用譽肫
肫向道自崇颯雅方有提倡。凡百君子知培民嗚呼
標準万失所徵覲陳庸德詎有阿好百航趨海中流
斷櫂匪為一舉用深悲掉梧以善病辨組沂上謁選
來都奉旨
論文舉聲爲
其
秉綬守揚手墨枉加謂持澹泊以遏頑波世多好官
亂矣則那儻成遺跡波落蕪沈惟徵不謹爰呈更議

天仁賜歸田里。慚奉詰言。緬儀風輶。嚴平慟深。武鄉
已矣。世臣草茅辱稱國士。誦徧百寮。明在千祀。摩頂
付囑。言猶在耳。有鳥不鳴。知人斯累。維四人天涯洒
涕。共初心喪。敢忘初志。淵路殊年。賜憲異事。慈訓同
歸。神寔鑑此。自古在昔。斯言難踐。厥有由之。稱道易
倦。維我夫子。三復無殆。非惟始之。亦既克終。非惟終
之。亦既克躬。維我夫子。樹影因窮。或騎箕尾。或運斗
杓。翩然被髮。大荒逍遙。有求必知。理則常然。矯首雲
際。莫覩慈顏。篆香如縷。表我寸丹。猗嗟終古。無替春
蘭。嗚呼尚饗。

畢成之墓誌

君諱貴生字成之一字孝伯姓畢氏儀徵學生負其
先歛人祖懷圖舉人官湖南永興縣知縣考合不仕
君者娶於江都汪氏既侍永興君於漢陽母氏遂依
外家以撫君君舅汪中以多聞能詞賦名于時甚器
君妻以次君舅常遠遊母氏故通文家言於兩漢事
尤屬即自課君君以是諳古有萬風君好用情而致
之或未當既已不肯下人而相接常默默君舅既沒
益莫能善君者境益困求舉又屢黜于有司迺親之
誓死遂迫也君故多隱憂晝夜謹書給衣食嘗正用
作正書二萬字而不得廢酬酢以是君益羸瘠以至

壬夏客揚州始識君甲子復至文尤善自甲子迄今
四年余大半在揚州所遇皆窮舊友莫復顧者獨君
拳拳甚過從不閒君嘗从余問詩法而所作頗不相
似然君詩每年輒進每進輒腴健無近世間人襍亂
羞澁之態丙寅秋君以詩書見賞於兩淮盜政君既
極困或勸君當不時至因有所請然君卒未嘗再謁
也今年二月余赴常州視友入疾君出門即無所之
常語母氏曰慎怕去兒愈益無俚余返自常州君以
試事赴泰州余復赴清江浦十餘日而君潤泰州病
春溫歸余急過視君君病狀殊無所苦客迷近帆不
可休亦不倦也君忍把手語余曰吾此疾恐不起即

起今年終不免吾昔語足下以夢前生為斷頭將軍
吾前日歸自秦州阻風孔家漁坊若登岸見草中卧
馬極瘦血濡頸有語余曰彼昔同其主被難於此
今其主生人間已三十年彼在此同其主同去時聞
而惡之遂驚覺則恐不得久相見也繼視君則病勢
益減以君鄉寢甚日三四過視之又七八日病忽劇
語不可辨數日遂卒既絕氣余撫屍哭之復轉睛視
余既半足堅冷經日而腹溫不散余嘗被摩其膺尚
格格作聲膚澤如生時無所惡則君之積慧信矣君
考以嘉慶戊午卒於漢陽喪既歸厝地不吉君嘗屬
余改卜不果君既卒鬼有以副君意遂為丹兆于冲

雷塘之西南將遷君考並瘞焉君于學多所窺測而
嗜詩為甚草稿紛糾余刪輯之為若干卷首李觀興
韓退之善所以稱之備至今觀所傳詩稍清澈耳而

退之亟稱之莫以為過者則信乎其才難也徐顥沛

較退之為甚而文行無似其不足重君以取信於人
然觀詩而傳也則君何疑焉君卒以嘉慶十二年四
月七日年三十歲子復曾生六月而孤然當君歿也
泣血不止良敦實當能伸君之志者五月初一日涇

乞世臣

秋舫聯吟序

秋舫聯吟者督漕侍郎止齋吉公與其友程君禹山
酬唱之所作也公以丹岫珍毛繁函夙慧執言西掖
昔雪民寃持節南邦今紓

宸厘益在廣思務先求友維時異莊生之鬻算同重
荆庭多范子之秀時獨步江左迺以傾蓋遂訂下車
畫諾政陋于南陽能喜術殊乎西鎮入門覘客無須
二十五人倚馬撰碑不羨三千餘字是固勾稽甲令
編入均輸刪輯已聞類名通典者矣至于乘日放棹
江干玉局舊遊金粟新招能賦宜以登仙伊人嗟彼
秋水麗則均聲平遠致曲言遇其敵態盈符訪應若

叩鐘諧非獮石江明則偷格無譏別潭則成集永譽
僕薄寡文袖折襪才慙重寄河襟氣星計拙情馳卅
里神醉百篇投筆自嘆非志定遠之封焚研已甘沉
讀間雲之賦嘉慶丙寅季春德清徐端心如甫

代徐河督恭謝嘉慶十三年三月

頒賜

御製勤政箴表

臣聞虞帝之受天祿時幾有歌周王之戒臣工皆茹作頃蓋其道本奉三無息體天行之健身先凡百作肱教漏位之共是故溯降德者迪其誠和思自贊者以之風動惟我

皇上聖將天縱

敬成自躋萬幾自勑鏡以靜而照不罷細行必矜器以用而精不懈民共挹和賢無野遺彼苗而蒿紀為宮屢豐而休書至洛跡絕則涼觀立成柔遠則終年

王畢至然而海寓游有象之權

皇情切毋怠之戒在宮瀆訓于求衣登車辨織于取
索心非黃屋允釐在朔之勲

銘繼丹書匪厘有西之語

作人無斁

出言如絲四字庶弁六經與發亮人德之采采

宣天命而諄諄徧告代工下逮至陋三復

聖訓慚悚詐材雖未望乎

龍顏寶親接乎

帝謂政遵

無逆被

龍光子

作師之天勤守有方矣靖獻子資父之義

儀禮鄭注句讀書後

談君弢華得儀禮鄭注句讀鈔本十九卷于淮陰市中余為審定為稷若手藁其未書則亭林之所校正也余成童曾見是書若坊刻多誤欲以原註讐刊之卒不果幸見原藁故校閱一過而記其後曰儀禮之學晦且千年自是書板行而童子塾中能誦全文者十人而五則其所以惠來學助禮教者大已近人武進張皋文又為儀禮圖十八卷運精思以補闕略然後揖讓之美入道之貴詳溢往復絕無迂拘而不可行于後世者苟循守二書以習其節文系其條理而深求鄭賈之所推類者以即于人情則安上治民莫

善之故煥乎見矣未有者可以義起本身者百世不
惑使斯世士永與立之譽蒸民遠無礼之危則二張
先生未伸之意而後死所共有責者也談君昔視學
貴陽能以弦誦之治變其儻陋此物此志庶乎其有
望矣

代徐宮保叙迴瀾紀要

近世之言治水者必推濤蘄二公。濤公經理河淮，塞決口大小二百三十餘處，而後兩河順軌功施到今。然二公遺書甚詳，具檢其塞決之方，則節目略殊。將毋以全河機宜採自寸中而外工窺迹？既知者有人無容贅述乎？端於濤公為同里，後進弱冠侍先大夫於清河始見堵築老渠口，後以郡倅投効青龍岡，既竣事遂為河防廳吏三十年間。凡有大工，端皆與在奔走，歷推歲敗之迹，本之人事，則工拙之故，灼然可知。且事變數更迭，力日出，利器巧制，後賢有作。濤公之言曰：「防護既周，衝決可免。」即有不測，計日可塞。

即知雖明哲如潘公而不能必具遂無一日之不測也記有之礼禁于未然之前法制于已然之後惟先王以明罰飭法此言制已然者之不可無術也端待衆罪河干謬膺重寄謹以耳目所及手足所親集究豫徐揚數州文武之長而各祛其短凡可以制已然而備不測者條別要領以著于篇來者難誣竊附于二公繼起之識小者云爾嘉慶十三年春二月德清

徐端書

釋雪齋詩序

詩與書異事而同術其道足以明心之所寄其氣不能不囿於身之所習此僧詩僧書之派所為出也自永禪師傳其祖法以被虞氏為書家大宗而其徒遂智果遂為別派遂開僧氣今行世有閻筆別評書二帖評書帖險而近俗閻別帖媚而近怪險而近俗者其流為懷仁建初而李後主徐鉉周越黃庭堅蔡京倪瓚王寵姜立綱涉焉而染媚而近怪者其流為李懷琳高閑而米芾友仁張即之鮮于樞宋克祝允明涉然而染是故士大夫之攻書者稍有立異爭勝之意而僧氣已沉浸乎其心鼓舞乎其指湧現出沒乎

其點畫波磔一入而迷不能自覺也洎其覺也而已不可拒而諸鉅公之才力又足以自飾其非以墨誤將來好學之士間有一二能自振拔者其上非不標崇雅高競遏頑流而才小力薄不足撻擊其要領辭而闢之以一天下之宗向其次則已自陷於佐史以史易僧未見有勝是故數百年來舉世胥憎書也而僧為之則尤甚雪齋以僧攻書能以蓮蓮濟其險以雅節其媚雖所就未及古人而能自遠於僧氣又無史習是可貴矣至於僧詩則字眼摘句之說是其以已由是其志識既近寄托不得深尋誦復隘感發無由故爾遊情禮物肆力調聲有唐詩僧祕密盡此而

嚴羽葛應秋李攀龍鍾惺之流暢其旨夸者為之又或連篇累牘排比故實略無興趣徒豐筐篚此則如書家之有佐史也蓋必求異人則其氣為僧必求宜人則其習為史雪齋以僧攻詩其詩于僧為極工然使移雪齋之攻書者以攻詩未始不可以自遠於僧而又不流于史也雪齋故勇於從義者其勉廣歸誦以自長志識且和其氣而動其心吾見其進豈獨詩而已哉

戊辰江南試錄後序

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六月禮臣以江南考官請上命臣系英副工部侍郎臣陳希曾往翼日

詔見

諭以江南為天下第一大省爾二人文行醇正朕所素知茲行也命題必正當錄文必雅厚言為心聲其文醇者其人必端重異日出身加民可以為好官大哉

王言臣興臣希曾謹誌之迄抵境率同考官等竭二十餘晝夜之心力得士如額繕其尤者進呈
睿覽臣例為後序謹拜手稽首而言曰文以識為主

輔之以氣以達其識養之以局以和其氣士人生聖
賢二千餘年之後必期仰測當日立言之本旨黜異
說祛膚論以明真理而暢垂教之衷此非研幾于經
以正其趨取證于史以通其變苟涉諸家先正之論
議以博其趣則識不能深而且正矣既有真識而文
不足以自舉故詞尚煉氣氣已盛矣而或散漫以傷
格或怒張以雅傷則亦未足以徵其學養故法尚煉
局是故識勝者臨事而能決其機氣勝者機決而能
任其局重勝者重任而可安其成維昔名臣有以一
日之文而遂終終身之行者誠如

聖訓言為心聲不可誣也若夫採綴僻書摭拾危言

以炫異記誦腐爛揣摩句調以求獲此其志本汗下
詞必說庸不加澄汰使廁藥名始則有傷文體繼且
害及士心臣仰荷

委任夙夜兢兢深惧不稱致謂遺賢謹惜臣希曾和
衷商榷悉心評騭于頭場定其學術于二場驗其醞
釀于三場覘其閱歷于涵濡

樂育之化至深而不偭高曾規矩者拔之前茅以示
其準其有才力可尚未臻粹美者附之副車以勸其
學至于偽體設間之士剽聲掠字之儒概加濶斥不
登甄選使多士周知

皇上旁求之至意寔欲因文以見道明俊以官人與

周之六物興 賢漢之三科舉世不間今古本經術而
經世務非徒謂文采炳然宣

上德以盡忠孝已也日講起居注居官翰林院侍講
學士臣周系英謹序

周節婦傳

節婦姓湯氏，宜興人。考九上母年二十四歸同邑周起雲，及期而起雲歿，有遺腹子應華。周氏故貧瘠，而起雲以上四世皆單傳，無期功親。起雲之歿也，若思母吳平年皆七十餘，節婦治針縫以奉中饋，無匱乏。舅姑既終天年，節婦治喪葬以有禮見稱。復迎養母沈撫其辨弟，藹然無違色。鄉里以為難。節婦今春秋五十有六，為華應娶于徐孫四某某。

乞世臣曰應華余素未之識。嘉慶戊辰九月，應華不遠數百里涉大江，視余于邗上，辭色端謹，既出其母氏行略以乞為文。又示其冲表叔吳君辰所為跋。吳君

厚重不苟君子也備稱節婦訓誨應華有法而應華能體母志持身無所失古人有言獲親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親余既以吳君信應華又以所見于應華者信其母氏之教故撰集為傳以為後來徵信者采擇焉